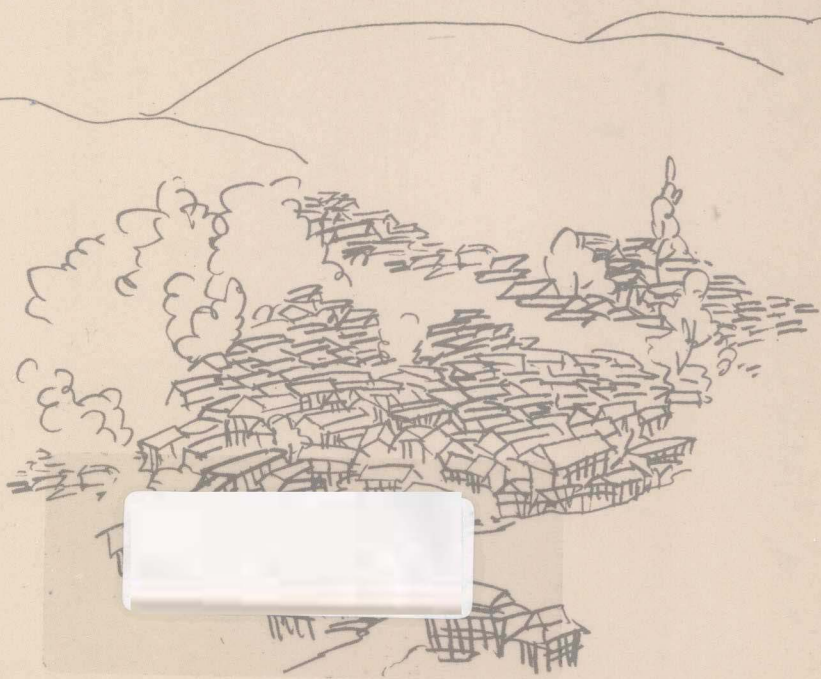


叶辛的贵州

叶辛 /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叶辛的贵州

叶
辛／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辛的贵州/叶辛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3. 1

ISBN 978 - 7 - 5473 - 0539 - 3

I. ①叶… II. ①叶…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2354 号

责任编辑: 莫贵阳 张 岚

封面设计: 一步设计

叶辛的贵州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20 毫米 1/16

字 数: 181 千

印 张: 12.5 插页 2

印 数: 1-13000册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73 - 0539 - 3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 52069798

目 录 | Contents

插队生涯

插队落户的第一天	3
初到山寨	7
在砂锅寨的日子	10
最难忘的旅程	13
探亲	17
湘黔铁路大会战	21
山乡小学校	24
铭记心头的往事	28
爱情的脚步	31
我的处女作	35
告别砂锅寨	39

村寨忆往

鸡蛋	45
骗鸡匠	47
豆腐	49
洋芋	51

草庵	53
牛肉	55
鸡公车	57
土地庙	59
坛坛	63
酒	65
砖瓦房	68
秧被	72
砂锅宴	75

黔山贵水

人间最短的河	83
世上最长的彩带	86
第一次到遵义	91
猫跳河的激流	93
罕见的屯堡景观	97
民俗二例	112
布依石头寨	116
背带恋三则	118
彝族迎亲记趣	123
恋爱豆腐果	126
拐亲私奔	128
黄金峡谷之行	130
黄果树瀑布群落	134

情系山乡

闲话久长	139
别亦难	142
也算写自己	146

遥念山乡	153
我所认识的蹇老	157
由一首绝句想起的	162
两种生命环	164
辣椒与我及其他	168
再看黔南玉水不夜天	172
可贵的春晖行动	178
六盘水二题	180
茅台酒与和谐	184
重访砂锅寨	186

插队生涯>>>

插队落户的第一天

四十二年了,我始终说不清楚,哪一天算真正的上山下乡的第一天。1995年,在出版《叶辛文集》十卷本时,我写过一篇序言:三个三十一日。把1969年3月31日离开上海的那一天,算作插队落户的第一天。后来一起上山下乡的伙伴提醒我,说你应该把到达贵州的那一天,当作插队落户的第一天,因为你的双脚踏上了贵州的土地。马上又有知青说,插队落户,是插在农村生产队里,只有到了寨子上,才能算插队落户的第一天。

乍听一下,似乎都有道理。细想想呢,又有些牵强。由此也可以看出,所谓回忆性质的文章,是多么靠不住。究竟哪一天算第一天,这么简单的问题,就有三个说法。而回忆我的插队生涯,似乎又必须从第一天写起,才能算有始有终。

想来想去,还是按我原先的思路,就从离开上海的第一天写起,写到我的双脚踏上砂锅寨的土地,至于究竟哪一天算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还是让读者诸君去作判断吧。

我坚持把离开上海这一天算作第一天,是因为这一天对于我来说,最为难忘。

记得我是在上海市中心紧挨着南京东路的贵州路培光中学操场上的公共汽车。这是巧合还是有某种象征意义,我说不上来了,你看,我去的是贵州,竟然恰恰在贵州路上的车,而按我自己毕业的学校九江中学的上车点来说,我应该在解放前称为二马路,现在的九江路上车。只因为妹妹叶文和我同行,她又毕业于培光中学,为了到达农村以后兄妹俩同在一个生产队里,可以互相照顾,我的关系转到了培光中学,故而自然而然就来到了贵州路上车。

也许,这个细节注定了我这一辈子和贵州的不解之缘。

照例的锣鼓喧天,彩旗飘扬;照例的口号阵阵,给每个出发的男女同学戴上大红花;照例的和每一个来相送的亲友握手、拥抱、挥泪告别;照例的有哭、有笑地上车。

我说“照例的”,是因为在这之前,我已经去为自己的同学赴黑龙江、吉林、大丰、崇明岛、江西欢送过好多回了。我说“又哭又笑”,也是车上的实情,哭是哭别亲友,笑是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希冀。

载着我的车队由贵州路转到南京路上,然后和黄浦区各个中学的车队汇合,沿着十里南京路,缓缓地兜了一圈。这是人性化的考虑和精心安排。南京路是上海的象征,上海儿女即将告别故土了,让大家最后看一眼南京路。男女生们津津有味地指着那些百年老店大呼小叫。车队驶出南京路,车速加快,往彭浦车站疾驶而去。

彭浦车站当年是货运站,不需要买站台票,有多少亲友们愿意送到车站,都可以去,而且亲友们的车队,就跟在上山下乡的车队后面,不但负责送到车站,列车出发以后,亲友们仍可以搭车回到市区。

彭浦车站的知青列车两旁,挤满了来欢送的亲友,那人山人海的场面,今天看来仍为之动容。

几十年后拍摄电视连续剧《孽债》,片头采用的画面,就是当年上影厂摄影师们拍下的纪录片画面。

母亲怕伤心地失态,没有来送我们兄妹。妹妹的哭声是在火车开出车站好久以后才平息下来的。我则一直默不作声,坐在列车一侧的98号硬座上,很少离座。心中对于未来,一片茫然。上午10时14分发的车,过浙江

金华的时候,已是晚上了。列车经过 56 个小时的行驶,在 4 月 2 日的傍晚,抵达了贵定小站。

那时候的贵定车站,真正是个小站。列车上通知。由于贵州两派正在武斗,怕伤着上海来的知识青年,原定在贵阳下车住一晚的计划,只得取消,临时改在贵定住一晚上。第二天上午,再用车把我们送到插队的县份上去。

在硬座车厢里待了整整两天两夜,大伙儿都十分疲倦了,听说吃了晚饭就能躺下睡觉,所有的知青就在浓重的夜色里下车,排成两队,穿过验票口狭窄的小门,跟在队伍后头,紧一脚慢一脚地往前走。我们这一队走进的是贵定中学,就在校门口每人领了四只大饼,一碗菜汤,权充晚饭。知青们有发牢骚的,有说盛汤的碗是脏的,可终究饿了,还是把晚饭对付了。我所在的那一队被带到一间教室门口,教室里铺着稻草,有铺盖,没有灯。我在电筒光影里铺好了现成的被子,钻进被窝埋头便睡。刚躺下时有些不习惯,但终究太累了,没过多久我就睡着了。

4 月 3 日的旅程十分难忘,足有七八十辆解放牌大卡车,载着我们将近一千名知青及随身行李,浩浩荡荡地开出贵定县城,引得不少贵定人站在马路两旁围观。知青们分别站在卡车车厢的两侧,看见前面的卡车已经沿着弯弯拐拐的盘山路攀上岭巅,而后面的卡车还在峡谷深处缓缓爬行。当卡车翻越山巅最高处的公路时,俯瞰峡谷里的车子,简直就似火柴盒子在缓缓移动。这情形一次次引得从来不曾见过的男女知青们阵阵欢叫。

新奇感和刺激过去以后,山路的颠簸开始折腾人了。一些女知青先有了呕吐症状,一二小时以后,不少人都有了晕车的感觉。

近午时分,我们的车队绕过贵阳城边边,前往修文方向的车队便和安顺方向的分开了。我贪婪地瞅着贵阳近郊的景色,只看见路旁全是二三层楼高的房子,五层楼的房子,算是高的了。

又经过两小时的车程,车上有人叫:修文县城到了!我们又往外望,只见县城的街道两边,稀稀拉拉站了一些人,在向我们招手表示欢迎,还有人用上海话向我们叫:你们好!

当卡车再次加速,驶出修文县城时,我们发现,浩浩荡荡的车队,这会儿只剩下四辆卡车了。原来其他的车,都朝自己插队的区和公社驶去了。我

们这四辆卡车,载着 60 个知青和行李,驶往我们的目的地,久长人民公社。

气温陡然降了下来,迎面吹来的风,寒冽冽的,飘雪花了。这就是我的文学小传里写的:迎接我们的,是一场倒春雪。

抵达久长街,天擦黑了。我们在街口一家饭店里围桌吃了一顿晚饭,光线晦暗,我吃了一大碗汤泡饭,就上饭店二楼,被安排在一张靠墙的单人床上,睡了一晚。

第二天起床吃过早饭,站在十字路口等待卡车送我们去往村寨上时,我抬头一看,昨晚上我们吃饭、睡觉的饭店,竟然是一座歪歪斜斜的大茅草房!

而当卡车把我们送到沙砾公路边,几十个老乡面对我们的一大堆行李,挑的挑、抬的抬,沿着田间小路,把我们六个在同一生产队落户的知青引到一幢泥墙开裂的茅草房前,指着牛屎敷的门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住处时,我们都暗自愕然地面面相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插队落户的第一天,就这么开始了。

初到山寨

我插队落户的生产队叫砂锅寨。这是修文、开阳、息烽交界之处的一个远近闻名的大寨子。沿着沙砾公路，再往前走三里地，就是有名的开阳磷矿的 716 矿，那里有专为工人们建的宿舍楼，老乡们称为新寨。而沿着贵遵公路往前走上十几里地，便是息烽县界。闻名全国的息烽集中营，就在 30 多里地外。“文革”以后引起全国瞩目的张露萍烈士被杀害的阳朗坝松林，就在那一片山岭之间，从砂锅寨走小路过去，只不过 10 来里地。在我们插队落户的 10 年期间，阳朗坝火车站附近的村寨，都还没通电。小站上的铁路员工给火车上发信号，都拿着信号灯使劲挥动手臂。

叙述这些细节，只是想如实地告诉今天的读者，四十多年前，砂锅寨所处的偏远和闭塞。

倒春寒没持续多久，我们到达砂锅寨的第二天，4 月 5 日，天就放晴了。生产队里也不出工，村寨上显得特别静。

我们铺好了床，架好了帐笼，找到了该干的事情，按照上海“文化大革命”时兴的做法，在山寨上刷写大字标语。提着一桶石灰水，我在田埂上刷写了一条还有点意思的标语：重新安排修文河山！刷完了觉得字写小了，于是又爬

上半坡去,书写了每个字足有一人大小的标语:不到长城非好汉!这条标语把我给写累了,直写到天近黄昏才结束。

三天以后,劳动生活开始了。挑灰、担粪、耙田、铲田埂、敷田埂、在砖瓦窑上做小工、打煤巴、薅秧薅包谷、挞谷子、挖洋芋……农活繁多而琐细,生产队长派我们干啥子活路,我们就学着做。

记得,男知青干得最多的活,就是担猪粪、牛粪,从各家各户的猪圈、牛圈中,把粪草挑到生产队集体的大田里肥田。这农活没啥技术性,不过就是挑得多少而已。对于我们来说,干这活路简直是活受罪。不是粪草重,而是那一般难闻的恶臭味,让我们初进猪圈、牛圈的人都极为不习惯。那年头男知青都时兴穿流行的白色网球鞋,穿上白色网球鞋出工的男知青只钻进圈里装了一担粪,鞋面上已经沾满了粪水,变得不堪入目了。我是直到两三个星期之后,才习惯了猪圈、牛圈里那股沤烂了的粪草散发出的臭味的。当然,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只有穿上半高统的胶鞋走进猪圈牛圈,才最为合适。用钉耙把黑臭的粪草装进高挑粪筐,沉甸甸地压上肩头,跟着出工的男社员,把粪草倒进田头。沿田埂的田边倒满了,必须把粪草倒进田当中。打着光脚板的农民们挽起裤管,直接走进水田里去,我们穿着鞋的,必须脱掉鞋袜,才一脚深一脚浅地走进田中央,把粪草倒掉。生产队的水田有远有近,队里规定,离寨子近的水田,半里地之内的,一天必须挑满30担粪草,才能算一个劳动日,计10分。半里到一里之间的,得挑满17担粪草。一里到二里之间的,得挑13担。三里地以上的,得挑满7担。

和挑粪草相比,铲田埂上的杂草,敷田埂费不了那么多脚力,但是得从早到晚光着脚,站在水田里。春暖花开时节,这活儿不算重。可遇到早春时节,或者是阴冷天,站在冰冷刺骨的水稻田里,那滋味儿更难以忍受。贵州农民从水田里干完活,回家洗净脚喜欢坐在火塘边烤火,很多人上了年纪,都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我每次洗净脚,坚持用凉水抹拭,如今上了年纪,没患上关节疼痛的病,还得感谢母亲来信对我的及时提醒。

除了农活,农闲时节,我们知青干得最多的,就是到砖瓦窑上干小工活,踩泥巴,打煤巴,装窑,出窑。其间最苦的,是烧窑期间挑窑田水,窑田在高处,水源在低处,挑满两大桶水,就得往上攀。三五桶水一挑,我就浑身乏

力。从早挑到晚,收工后回到茅草屋里,筋疲力尽,躺倒在床,一动也不想动了。

最难忘怀的劳动,是我随着挖煤的汉子们钻进煤洞里去挖煤炭。煤洞里又深又长又潮湿,整整有四百多个脚窝。当我费尽力气,在煤洞深处装满一小船煤时,身上穿的衣裳已经里外全湿透了。套上拖煤的绳子,咬紧牙关,一步一个脚窝地死死踩住,把 200 来斤的一船煤往外拖时,只觉得浑身的骨头架子全抽紧了。我拼尽全身力气,花了几乎足足一个小时,才把这一船煤拖出煤洞。里外三身衣裳沾满了泥巴、水和煤灰,我在地上坐了好几分钟,才回过神来,眼睛开始适应煤洞外强烈的光线。再次钻进煤洞,我也像所有的挖煤汉子一样,脱光了所有衣裳,打着光洞洞,挖煤、拖煤。当然,天近黄昏时,我浑身上下的煤灰、泥巴、脏水,跳进小河沟里洗了几乎一个小时,才洗干净。

在山乡里干农活,就得付出劳力。付出了劳动力,才能评上工分。有了工分,秋后才能分到粮食、折算工分款。正是感叹从早到黑的生活,全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内容组成,我才在劳动中听到了老农跟我说的:“山坡是主人是客”的俗谚。也正因为把这句话牢牢地记在心头,才会有我四十年后写作的长篇小说《客过亭》的书名。

不过,这是后话了。

在砂锅寨的日子

插队落户,同样要过日子。

过日子,就少不了吃、喝、拉、撒、睡。

而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开门七件事,也成了我插队落户生涯中天天要考虑的问题。

饭是天天要吃的,吃饭少不了米。在上海时,我们当学生的,什么时候管过米从哪里来?要煮饭了,到米缸里去舀。米缸里没米了,拿着粮票去家附近的米店买。

插队第一年,每个知青每月定粮 40 斤,并配发 10 元钱。知青点上没米了,我们就去久长公社粮店买米,买了米,请生产队上的马车顺便带回来,这是极为方便的。

插队第二年,定粮和钱都没有了。我们的米,用秋后分的谷子到米机房打。而谷子送进米机里打之前,必须晒干晒透。晒得不干不透,打出来的米都是碎的,煮出饭来不好吃。而秋后分给我们的谷子,只够我和妹妹吃半年。另外半年怎么办呢?只得靠上海寄全国粮票来,到公社粮店买米吃。1973 年,妹妹已经调回上海,我一共只分到 140 斤谷子,打的米只够吃三个月,写信给上海的亲友催要粮票,成了我经常做的事。亲友也没这么多富裕的粮票啊,

为了不让我挨饿，他们只能悄悄去票证市场购买，于是我也知道了，上海粮票那年头是 8 分至 1 角钱一斤；而全国粮票，则要贵一点，在贵州插队的上海知青，几乎也全晓得，贵州粮票是 3 角一斤；而全国粮票是 3 角 5 分。

有了米，还得要有水，才能煮成饭。水从哪里来，从水井里挑来。砂锅寨 56 户人家，300 多个男女老幼，共有两口水井。一口水井离我们知青点茅草屋近，就在寨门口的堰塘边，大约走一百几十步路。

这是砂锅寨老乡用溜滑平整的青石，砌成的一口四方井。井水则从离开寨子约摸三里地的三岔口崖洞里引出来。崖洞里一年四季不间断地淌着一条阴河，砂锅寨人的祖先就将阴河水从专为其修砌的水渠里引来，顺着水渠，一直淌进四方井。这条顺着山坡的走势缓缓而淌的水渠，就修在田埂边上。两边的田埂上绿茵茵的一片，各种水草长得特别茂盛。初来乍到的知青们不知情，有时候沿着田埂，就会走上去。这时候便会遭到砂锅寨老少的呵斥，不论吼你的是老人还是娃崽，呵斥你赶紧退出来之后，会告诉你，这是专通四方井的水渠，不要去踩，弄脏了井水。哪个不想喝干净水啊，遭到呵斥，知青们从今往后便明白了，那条水渠是踩不得的。

四方井修砌得十分科学合理，阴河里淌来的清水满上来了，就会通过井壁上的一条小渠，流到挨着井边挖的一口大堰塘里，大堰塘里的水满了，就会沿着堰塘坎下的一条水渠，流到寨子外头的一条河沟里去。

我这么一说，读者想必明白了，这口四方井，是 300 多砂锅寨人的水源，也可以说是生命线。家家户户吃喝的水，从四方井里挑。平时需要淘米、洗蔬菜了，就在堰塘的上水口清洗。而洗衣裳、洗鞋袜，则在堰塘的下水口那边。这是不成文的规矩，比现今写在墙上的乡规民约还管事，没一个人会违反。

突然有一天，四方井里的水见底了，担着水桶到井边去，看着二丈深的井底巴着一层水，根本挑不着。而往常永不停息汩汩淌来的阴河水，只淌着像眼泪那么细的一小点，长长的水渠两边，泥巴都干裂得开了缝。

咋个办呢？

听从号召上山下乡的时候，我们做好了吃苦耐劳干繁重体力活的准备，可我们没想到，天天要吃的会断流。没米吃我们可以求上海亲友寄粮票，没水喝也求人寄来？知青集体户里笼罩着一层烦闷的气息。